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瑞瑞和他的 小猫



儿童小说集

瑞瑞和他的小猫

张映文 刘成章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儿童小说集

瑞瑞和他的小猫

张映文 刘成章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.625 字数40,500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100

统一书号: R 10303·35 定价: 0.29元

目 录

瑞瑞和他的小猫..... (1)

灰鸽子..... (43)

瑞瑞和他的小猫

张映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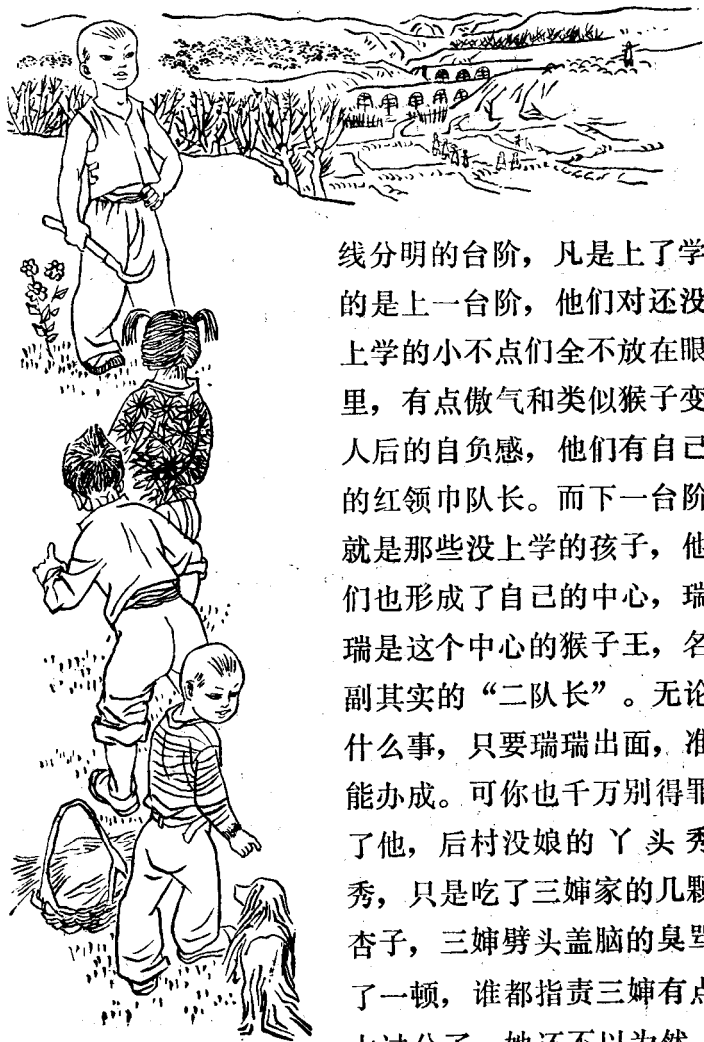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个很平常的故事，平常得小朋友差不多都见过或听过，至少，在刘家庄邻近山乡的那些小朋友中间，谁都知道。

瑞瑞和他的小伙伴们

小瑞瑞家住在刘家庄。刘家庄座落在流沙河的拐弯处，流沙河拐来弯去，一直流到有名的陕北那条无定河里。如果说无定河是位老奶奶，那流沙河就是最小最小的孙女了。可你千万别小看刘家庄是流沙河边的一个小小的山庄，这可是块好地方，避风、向阳、近水、还宽广，爬上树，手搭凉篷顺着河道两头望去，一直看到天尽头，远得不能再远了。农村里实行责任制以后，一马平川的庄稼长得更加茂盛，川道两边山坡上果树成林，羊群如云，正如歌中唱的那

样，“好山好水好地方”。瑞瑞和他的小伙伴们就生长在这一个好地方，他们又淘气又讨人欢喜，给这个三十来户人家的小小山乡带来了欢乐、生气、希望和欣慰，是家家户户的“敲心锤锤”。

瑞瑞今年六岁了，他长得挺逗人，傻虎虎、胖嘟嘟，老是高兴得笑呵呵的。全村的叔叔伯伯见了他都爱逗逗乐，戏谑地叫他是“二队长”。这里有三层意思：第一，村里有个传统的叫法，父亲是个木匠，就把儿子叫成小木匠；父亲是个铁匠，就把儿子叫成小铁匠；瑞瑞的爸爸是生产队长，那把儿子叫成“二队长”，似乎也顺理成章。更重要的是每当大家叫“二队长”时，咱们的瑞瑞，会如同那些日理万机的领导们一样，在百忙中庄重而严肃地从鼻孔里答应一声“嗯”，满象那么回事，人们就更爱逗了。第二，别看小瑞瑞小不丁丁，可热心公务，口勤腿快，队里好多事都是通过他办的，比如召集开会，瑞瑞往大门口那棵大树杈上一站，又细又长又高地喊上几声“哎！队上在大院开会了”，随着他的尖嗓门，全村家家院里都能听到“快！二队长喊着呢”。权威的如同树上的那只高音喇叭。而队上有些事，诸如帮水利员拉皮尺，皮影戏进村献演，为记者挡狗，领驻队干部去吃饭，他都跑在前边。第三，刘家庄孩子们中间有个界



线分明的台阶，凡是上了学的是上一台阶，他们对还没上学的小不点们全不放在眼里，有点傲气和类似猴子变人后的自负感，他们有自己的红领巾队长。而下一台阶就是那些没上学的孩子，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中心，瑞瑞是这个中心的猴子王，名副其实的“二队长”。无论什么事，只要瑞瑞出面，准能办成。可你也千万别得罪了他，后村没娘的丫头秀秀，只是吃了三婶家的几颗杏子，三婶劈头盖脑的臭骂了一顿，谁都指责三婶有点太过分了，她还以为不然。

好了，第二天，她的杏子全没了，狗也被拴在了村外，鸡也被赶得满村飞，两只小猪被藏在场院的石槽里，半夜才找见。三婶气乎乎地要逮住瑞瑞几个出这口气，可十几个小家伙一下子把三婶围在了当间，吵吵闹闹大哭大叫，这可把合唱团请来了，全村的男女老少挺开心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也凑着热闹，把三婶的威风一下扫尽了。“这一伙可真是惹不起啊！”

一句话，刘家庄小伙伴们的好事坏事都有瑞瑞的份，“二队长”在伙伴们中受到了应有的尊敬和拥戴。他们的故事真多，不过我们只说说猫的故事。

小瑞瑞最恨的是老鼠

今年春天融雪的时候，生产队邀请来了一位科学家。瑞瑞觉得这位科学家伯伯很有趣，他的上衣有六个口袋，裤子上有四个口袋，其中两个极罕见的在屁股上，这十个口袋全装得鼓鼓囊囊，象医疗站那个什么都有的中药大柜。似乎是伯伯的全部才华和智慧多得头脑里盛不下了，只好连口袋也装成这样。更有趣的是这位科学家伯伯，在瑞瑞和伙伴们热情带领下，找遍了山山洼洼、角角落落，几乎把村里村外所有的老鼠洞兔子窝看完了，最后他在社员会上，从十个口

袋里掏出八个小本子，宣布了一条调查结果：“刘家庄社员平均每人养活了三万只老鼠”。

一个这么和气又有学问的人，竟然去查老鼠的户口，开会的人全捧腹大笑了，连瑞瑞几个也觉得山前山后跑了几夭，原来是数一下有多少老鼠，也跟着大人们笑得如同风吹麦浪一样伏来倒去。

笑归笑，可老鼠有多坏，不用科学家伯伯说，瑞瑞也是很清楚的。

瑞瑞有只很显眼的豁豁耳朵，是在耳垂那地方好生生的缺了一块，很象地图上的渤海湾。村里的人们开玩笑地说：“这是菜园子把墙倒了一角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”妈妈告诉瑞瑞，还在他半岁的时候，她把瑞瑞放在摇篮里悬吊在空中，便去大干“人造平原”了，可老鼠还是钻进了摇篮，竟然把瑞瑞的小耳朵当肉吃，咬得小瑞瑞染红了半边脸，你可没听那惨哭大叫啊，至今妈妈还说半里外都能听见！虽说瑞瑞蒙蒙眈眈记不清了，可一抚摩耳朵就想起了可恶的老鼠。随着瑞瑞长大，老鼠更多了。每当黄昏，小瑞瑞在田头地边，看到老鼠一个跟着一个顺着犁沟地埂跑着，象流淌着一条污水，又一个一个爬上高粱穗、玉米棒，噉噉喳喳贪婪地啃着。即使你走近它们，它们也不把你放在眼里，会翻起灰溜溜的小眼睛瞪着。

“胆大如鼠”这句话，这几年经常挂在人们嘴边，大概就是这么来的。几年来，老鼠咬死了小瑞瑞的一只安卡拉兔子，五只毛茸茸的小鸡，一只小羊羔。门前那棵花果树的果子，没有一棵果子老鼠没有咬过，让小瑞瑞每年吃的全是老鼠吃剩的。瑞瑞亲眼见到村东头五奶奶的寿衣，村西头刚过门二嫂子的新嫁妆，让老鼠咬得七孔八眼，她俩都伤心地哭了。村南头二叔家的一窖洋芋，村北头四爷爷家满屯麦子，差不多让老鼠糟蹋光了，他俩高喉咙大嗓门骂得彻村见响。小瑞瑞恨死了老鼠。科学家伯伯一口气讲了那么多老鼠的害处，句句都讲在了小瑞瑞的心里。

为了消灭老鼠，人们把办法想尽了，可还是没有办法，老鼠越来越多。

科学家伯伯告诉大家：“我们药老鼠，把黄鼠狼、老鹰、狐狸、长虫、家猫全药死了，老鼠没有了天敌，就越来越多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这是割下耳朵挖耳屎呢，办法不对头。”爸爸认为“老鼠已经成为我们刘家庄搞四化的大敌”，并宣布：“队里决定，每交一条老鼠尾巴，奖粮一斤。”他号召大家要鼠口夺食，要求多做些铁皮筒、水泥仓，“高筑墙，广积粮。”

可实行责任制以后，家家仓满屯溢，哪搞那么多

铁皮、水泥呢？大家都犯愁了。

“最根本的办法是保护老鼠的天敌！”科学家伯伯说，“我们要大力提倡养猫！”

小瑞瑞现在还远不是科学家，可他知道，母鸡的天职是下蛋，公鸡的天职是打鸣，老鼠的天职是干坏事，猫的天职是逮老鼠。可哪能找到猫呢？

是啊！哪能找到猫呢？全村没有一只猫，周围村子也不见一只猫，多年来，猫都要绝迹了，集市上偶而见上一只猫，会围上几百人看稀奇，要价都在四、五十元，那可是一头肥猪、几十只鸡的价啊！就是买回来，说不定不几天又被药老鼠药死，谁冒这个险！

最后，科学家伯伯说：“关于猫啊，让我回去想想办法。”

大家觉得这最后一句话，是科学家伯伯说了一晚上，唯一靠不住的话，他哪搞到猫呢？

不过小瑞瑞和他的伙伴们却从此向往着猫，念念不忘猫，总要弄只猫来。

醉爷爷带来了特大喜讯

五保户胡子爷爷在大槐树下遇见了瑞瑞：“二队长，明早把地里的柴禾给我抱回来！”

“爷爷，我们全来！”对于胡子爷爷的事，用不着给瑞瑞戴高帽，他一下就答应了。

第二天大清早有雾，氤氲朦胧，弥漫漫漫。瑞瑞领着小木匠、小铁匠、虎虎、秀秀、狗狗十多个小伙伴们，跳跳蹦蹦的来了，不多一会儿，象蚂蚁搬山似的，柴禾在胡子爷爷的院里堆了个小山头。

胡子爷爷高兴地拿来半筐核桃，他都七十多岁的老人了，还改不了当年当骑兵的习惯，硬让孩子们排列成一行，如在槽头上给马喂料一样，挨着个一人一份。正在这时，醉爷爷从云雾中踉踉跄跄的来了。

胡子爷爷和醉爷爷是刘家庄小伙伴们最崇拜的人。他们年青的时候都是骑兵，胡子爷爷是班长，醉爷爷是马队的兽医，他们打了半辈子仗，打下了天下后便一起回了家乡。胡子爷爷回到了刘家庄，从老伴去世后一直一个人过着。他自己没有儿女，把全村的孩子都看成自己的儿孙，谁要惹恼了孩子们，也就得罪了他老人家，倔老头会找上门兴师问罪的。醉爷爷回来后在兽医站当了个站长，他除了牛马驴外什么都漠不关心，到了离休前还是个站长。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每天转乡串村给牲口看病，他不收社员一分钱，可社员们都知道他喜欢喝那么二两酒。他也只有二两酒量，二两一下肚便乐呵呵的整一天。他走到哪

总是跟着一群孩子，不管醉了没有，孩子们总叫他“醉爷爷”。

醉爷爷在雾气中飘飘忽忽地走来，人还没到，歌声已传到了：“对面沟里流河水……”

小伙伴们一听全乐了。他们知道醉爷爷爱唱歌，可老唱那么几句，早听得滚瓜烂熟了，便尖声尖气地一齐接唱下来：“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”。唱完了就朝着醉爷爷畅快地大笑开了。

醉爷爷故意眯着眼：“噢！我当是谁呢，是咱们二队长同志领着全队人马在这迎接爷爷呢！”

“我们是给胡子爷爷抱柴禾来的。”

“是吃核桃来的，我才是给你胡子爷爷看猪娃病来的。”

“醉爷爷，我知道，你是来喝酒的。”小木匠揭了醉爷爷的短，还滑稽地学了下喝酒的样子，惹得大伙全笑了。

“胡说！”

小丫头秀秀亲切地比划着：“我都看见了，胡子爷爷给你放着这么一大瓶呢！”

胡子爷爷哈哈大笑：“孩子们够精灵的，什么都瞒不过去。我说醉马倌老弟，看样子一大早已经灌了二两了。”

醉爷爷笑了：“只来了一点点。”

胡子爷爷：“你老弟哪！酒缸边转一圈就迷糊了。”

“哪的话，没迷糊。”

“醉了！醉了！”小铁匠几个故意大声嚷着，
“又醉了！……”

“爷爷，让我看看。”瑞瑞说。

“对了，让二队长说说看我醉了没有。”

瑞瑞故意绷着脸，绕醉爷爷一圈端详着：“爷爷，你就是醉了！”

“胡说，爷爷我就没醉过，你懂什么。狗看月亮还瞅了一圈，爷爷我六十九了，零头都比你小子大，人醉了就成了一滩泥。”他学不倒翁那样东倒西歪了几下，“哎，就这样！”

“醉了！醉了！”伙伴们一起哄了。

“没醉！没醉！”醉爷爷为自己辩护着，他弯下腰凑近了瑞瑞，“我还给你带来个特大喜讯！”

“什么叫个特大喜讯？”

“就是好消息，准叫你们都高兴！”

“嘻嘻，又说醉话呢！”

这一下醉爷爷发火了：“我说髻髻耳朵小猴王，你不信？爷爷我前天去了霍家沟。”

“霍家沟！”霍家沟是瑞瑞外婆家，瑞瑞一听急了，“见我外婆了没有？”

“见了，你外婆还让我捎话来着。”

“外婆说什么？”瑞瑞急得两眼瞪得明晃晃的。小伙伴们一个个都屏住气息听着。

醉爷爷把小家伙们挨个看了一遍，故意卖开了关子：“爷爷我醉了，迷糊糊的，什么都想不起了。”

“忘了！”瑞瑞失望地大叫着。

小家伙们一下全愣住了。

胡子爷爷仰天大笑：“这老头在给你们耍花招呢！”

孩子们一下明白了。瑞瑞第一个低声下气地说：

“爷爷，你没醉！”

“醉了！”醉爷爷坚持着。

“爷爷一点也没醉。”

“爷爷就没醉过。”

孩子们七嘴八舌说了好些醉爷爷爱听的话，醉爷爷才说他想起了：“瑞瑞，你外婆说，她从她的表妹的邻居的外甥那给你找了只猫！”

“猫！”伙伴们一下炸了锅，有的乱蹦乱跳，有的倒在草里打滚。两位老人也返老还童了，跟着孩子们“啊、”“啊”地发狂了。



醉爷爷拉着瑞瑞旋转起来，一下倒在了麦草垛子上，眉毛胡子上全是麦草渣子。

瑞瑞故意逗着：“醉爷爷醉得乱打滚”他翻身就跑，“醉得尽说醉话，醉得糊里糊涂，是个醉爷爷，一滩泥，迷糊糊……”

“我把你个小坏蛋……”醉爷爷追着瑞瑞，这一老一小象麦草堆里跑出了下蛋鸡，抖得到处是麦草。

瑞瑞把猫的地位提到了空前高度

听说瑞瑞会有一只猫，全村的小伙伴们高兴了一天，一直到天黑，还在大槐树下说个不停。

没娘的小丫头秀秀，小嘴嗫嚅了一下：“瑞瑞哥

哥，小猫咪抱回来让我喂上几天，我们家老鼠真多！晚上，爸爸不在家时，老鼠都钻进了我的被窝，真怕人！”

小秀秀的妈妈是前年去世的，患的是出血热，医生说是老鼠传染的。

“你不会用脚踢！”五岁的狗狗为她出着主意。

“我怕！”秀秀有点谈虎色变，“老鼠还在我爸爸的旧棉帽里下了一窝小老鼠！”

“你们家成了老鼠窝了！”孩子们全大笑了。

瑞瑞答应了：“行，小猫抱回来了先在你们家放几天。”

“瑞瑞，小猫抱来了让我也喂几天，我的小狮子也借你喂几天。”虎虎有一只叫“小狮子”的狮子狗。他爸爸是位测量工人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为他抱回来的。这只狗啊，可神气呢！小鼻子，深眼窝，老不长大，满身都是卷卷毛，象城里的阿姨们烫了的头发一样，波来浪去好看极了。还能站起来走路，踢皮球，是刘家庄孩子们一大村宝。

“让我也玩几天，每天都有肉给猫咪吃。”狗狗也请求着。他爸爸是位屠夫，农村市集活跃以来，杀猪宰羊的社员特多，每个市集回来总能带些羊头羊蹄猪下水。

“吃得肉多了不逮老鼠！”虎虎警告着。